

## 第一章 和離開展新事業

高和暢在和離書上蓋下手印——她這個不得丈夫葉明通心意，嫌棄到新婚之夜都分房睡的掛名少奶奶，終於從葉家分出來了。

很好，這是她穿越以來幹的第一件大事，恢復自由之身。

唯一麻煩的是高家在京城有名望，不願意接回這個丟臉的女兒，所以她只好暫時住在喜來客棧裡。

所幸嫁妝不少，高和暢讓大丫頭春花全拿去當了，那些珠寶玉器、香料布匹，她都不需要，對於一個移民人士，現銀才是安全感。

當然，奶娘郝嬾嬾跟大丫頭春花、秋月都覺得她不太一樣了，當然不一樣，她可是二十一世紀的服裝設計師，接過無數連續劇跟電影的案子，獨立又自主，曾經兩度入圍金馬，三度入圍金鐘，哪像原主那麼蠢，只會一哭二鬧三上吊，最後一次假意懸梁真把自己弄死了，前生已經住進安寧病房的高和暢就這樣穿越過來。有驚駭，有錯愕，但能再活一次還是好的。

她雖然沒經歷過原主的人生，卻是在穿越之中「看」到了完整的十八年，甚至連原主喜歡什麼都知道，郝嬾嬾跟春花秋月只當她生死關頭走一回，終於想開，都替她高興，古代人心思單純，也沒想到有未來之人會穿越來此，對她們來說，小姐還是小姐，只是終於想通了，高興都來不及，哪會懷疑。

高和暢前生在安寧病房已經住了三個月有餘，從全身疼痛動彈不得到手腳活動自如，那是大喜過望，沒有大病過都不知道能自己刷牙洗臉是多幸福的事情，沒水沒電？小意思，她真的不介意。

住進喜來客棧的第六日，春花終於把她所有的嫁妝典當完畢，一共得銀二百五十兩，加上她原有的現銀，莫約六百兩。

古代一兩已經是五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費，六百兩可以過得很不錯，也可以找個媒婆幫自己相個讀書人再婚，嫁妝如此豐厚，很多苦哈哈的讀書人求之不得。

郝嬾嬾苦口婆心，「小姐才十八歲，又沒跟前姑爺圓房，要再成親還是很好找對象的，找個不會打人的讀書人安穩過日，生幾個娃，將來老了才有人奉養。」

高和暢只是笑，她對郝嬾嬾有原主的記憶，覺得親切，覺得溫暖，但是她不想盲婚啞嫁，經歷過自由戀愛，她覺得靈魂的共震比門當戶對還重要，還有，古代人標準也太低了吧，不會打人就算好男人了。

她可是二十一世紀的獨立女性啊，「不打人」是身為一個人的基本認知，絕對不是優勢，不過看來古代的家庭暴力問題還是蠻嚴重的，不打人居然可以拿來當成說嘴條件？

老了有人奉養這個也不太行，她不認同養兒防老，養孩子應該是一段驚奇旅程，父母跟孩子共同成長，絕對不是因為自己想要安享晚年，所以製造一個孩子來養老，這樣太不負責任了。

不過高和暢也沒想過要跟郝嬾嬾還是春花秋月溝通，她們就是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下長大，會那樣想很正常，就像自己一樣，都無法改變。

六百兩是不少了，但喜來客棧收費不低，坐吃山空也不是辦法，高和暢就想著要

做生意。

這個朝代沒在她學過的歷史裡出現，叫做東瑞國，不知道全國狀況怎麼樣，但京城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，富庶不在話下。

雖然是千年以前，但所用物品都十分精緻，被子是錦繡塞棉，枕頭是茶葉枕，枕上去就有清香，十分好眠。

桌椅美人榻都是紫檀所做，價值不菲，茶水壺杯是青花瓷，上面有山水圖案，壺跟杯成一套，放在一起看別有一番趣味。

最讓高和暢高興的是這個東瑞國女子地位高，民風開放，女子出門不但不用戴帷帽，女掌櫃也大有人在。

喜來客棧附近的焦家畫室、千字書庫、京華金釵等等都是女掌櫃，不但出來接待客人，還上商會跟幾個大男人一起談生意，一起吃飯，京城人說起這幾個女掌櫃都是一個讚，沒人會覺得女子不該拋頭露面。

高和暢覺得很好，因為她不能接受在深宅看著一方小天空到老到死，她前生已經只看著安寧病房的窗外天空，這輩子，絕對不要這樣，她是知名服裝設計師，她還有好多理想未完成，她想幫女子設計出漂亮的衣服，不管她在哪個時代，哪個地方。

而且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，她需要錢。

因為安全問題，高和暢暫時不考慮自己買個小宅子，古代沒保安系統，小偷什麼時候會進來不知道，盜匪什麼時候會進來不知道，少則損失財物，重則賠上一條命，還是住客棧保險點，可是相對的花費就多了，加上是單獨包間的天字號房，包一個月要三兩銀子，她不趕緊賺錢，幾年後就付不出房錢。

做什麼好呢？當然是做服裝，她的老本行。

她本來就是服裝設計師，自己就能想出很多衣服款式跟剪裁，穿越到這裡更是大大的佔了便宜——唐朝的衣服那麼美，漢朝的衣服那麼美，可是這東瑞國完全不知道，只要她畫幾套唐裝漢服，那還不把京城閨秀迷得不要不要的。

她還有古馳，還有香奈兒，還有好多品牌可以參考創意。

生存比較重要，高和暢也沒辦法想太多了，而且她還有一個私心，這萬一京城也有跟她一樣穿越而來的人，他們還能藉著這些衣服相認，一起聊聊愛黛兒的最新專輯，或者聊聊灌籃高手還是鬼滅之刃，那不挺好的。

財物自由了，人生當然就自由了。

找一個好看的小郎君成親生子，女主外，男主內，她是家中大爺，她說了算，她負責賺錢養家，小郎君負責美貌如花——這樣想，日子真是美滋滋。

高和暢花了兩個月畫出十套漢服，由於鎖定客層是大家閨秀，所以圖案格外精緻，鳥雀鶴鳳，躍然紙上，閨秀是不缺錢的，缺的是能讓她們一見鍾情的漂亮衣服。蟬冠朱衣，方心曲領，玉珮朱履之為漢服也。

漢服又稱三重衣，看起來十分華貴，東瑞國肯定沒想到衣領能以這樣的方式呈現，

畫完了，自己也覺得很滿意。

郝嬾嬾看了十分驚訝，小姐雖然以前也畫畫，但都是畫觀音或者山水，這次居然畫起肖像，這些肖像的衣服都十分好看，她活了這把年紀也沒看過這樣的衣服，衣領居然一重一重的，太精緻了。

郝嬾嬾不懂太多，但看到自家小姐振作總是好事，小姐以前太愛鬧事了，那次假意懸梁被救下後，大夫都說沒命了卻又突然坐起來，嚇了她們好大一跳，但總歸是好事啊，自己從小奶大的小姐，郝嬾嬾無論如何捨不得，又見小姐終於懂事，知道不要哭鬧，內心也只有安慰而已，果然歷經一劫，長大了不少。

葉家跟高家是指腹為婚，兩家老爺是世交，鐵打一樣的兄弟情誼，原本葉明通也是同意娶小姐的，兩家來往一直都不錯，卻沒想到大喜之日，葉明通那懷孕的通房綠水跑到喜房來問候主母，小姐被這種挑釁給激怒，當下就命人把綠水打死，兩家下人沒人敢打，雖然只是個懷孕的通房，但葉家可是三代單傳，就算生出來的是女兒那也是功勞。

後來小姐見使喚不動人，自己動手，拿起繡墩就砸破了綠水的頭，又用腳猛踹綠水的肚子，就這樣一屍兩命。

葉家跟高家都有頭有臉，丟不起人，葉家就算心疼還沒出生的孩子，也不可能為了一個下人就把婚禮叫停。

喜宴的時間很長，長到小姐打死綠水，又把喜房清理乾淨。

郝嬾嬾也覺得不好，綠水是仗勢欺人，但畢竟只是個通房，日後慢慢收拾就是，不用在自己大婚之日把人打死，多晦氣。

然後小姐迎來了漫長的夜——姑爺葉明通知道綠水死了，宴席散了後就到書房，沒踏入喜房一步，隔天早上倒是來偕同小姐去拜公婆了。

對於綠水懷孕，葉家上上下下都高興，卻沒想到一娶媳婦，孫子就沒了，所以對這媳婦也熱絡不起來。

小姐就這樣在葉家住下，因為打死綠水的關係，公公婆婆不喜歡她，封太君更是厭惡的不願見她，姑爺每晚睡在書房，他也不打小姐，也不罵小姐，三日回門，初二回娘家都陪著，但就是不進房，成婚三年，小姐就像守活寡。

其間姑爺葉明通的兩個大丫頭綠意跟綠歡先後懷孕，葉家卻是知道的當下就把人挪到封太君的院子去了，綠意與綠歡大門不出，所有吃食都在封太君的院子烹煮，小姐幾度想下手都沒有辦法。

讓郝嬾嬾說，小姐真的瘋魔了。

男子漢大丈夫，三妻四妾怎麼了，庶生嫡前怎麼了，小姐是正妻，她的兒子就是嫡子，這點永遠不會改變，根本不用害怕一個小小通房，葉家是有規矩了，懷孕了也沒給名分，這還不夠給小姐面子嗎？偏偏小姐嫉妒心重，說嫡子必須就是嫡長，郝嬾嬾勸也勸了，哄也哄了，可是真沒辦法，她只是個奶娘，小姐不用聽她的。

然後綠意先生了一個兒子，綠歡也生了一個兒子，葉家大喜過望，洗三百日都請客，甚至花重金上玉佛山請住持賜名，小姐身為嫡母，拒絕出席洗三，拒絕出席

百日，當然也拒絕上玉佛山求名。

但葉家不在乎這個孫媳婦了，三代單傳的葉家已經有了兩個曾孫，而且都白胖活潑，封太君喝了姨娘茶，綠意從此是伍姨娘，綠歡從此是余姨娘，葉明通的書苑有兩個小跨院，剛好給她們住。

郝嬾嬾記得，消息傳出來時，小姐氣得快發瘋，砸毀了所有能砸的東西，還去問了官媒，這樣的姨娘可合乎規矩？

官媒說沒喝主母茶，那就不算，這是東瑞國保障正妻的律法之一。

小姐居然狀告府尹，葉家沒經過主母同意就收姨娘。

於是伍姨娘又成了綠意，余姨娘又成了綠歡，但也只是稱呼上改變，生活上還是沒變，而且封太君因為覺得沒面子，主動讓伍家跟余家去除奴籍，另外給了一大筆安家銀，讓他們在外獨立。

綠意跟綠歡的報答也很直接，生兒子不到半年又雙雙懷孕了。

葉家就是當小姐不存在，她要吵要瘋隨她去，總之不要理她就好。

小姐在葉家四面楚歌。郝嬾嬾看著心疼，卻又無可奈何，小姐這從小被太太寵壞的驕縱性子，在娘家這樣也就算了，在夫家這樣萬萬不成的。

綠意跟綠歡又各自生了兒子，子嗣單薄的葉家，短短三年添了四個男娃。

小姐只會哭，只會鬧，常常跑到姑爺的書苑前大吵，書苑的守門婆子力氣很大，每次都能把小姐擋下來，在葉家誰不知道，誰都可以進大爺的書苑，就是大奶奶不行。

後來，葉家的管事鞏娘子給出了主意，讓小姐假意自盡，姑爺就算不憐愛也不好再這樣不給面子，人命都拿出來拚搏了，沒人會不心軟的。

郝嬾嬾覺得不妥，弄不好萬一成真了怎麼辦，鞏娘子卻說只要好好練習，不會成真的，大爺也沒那麼狠，真的無動於衷。

也不知道鞏娘子的嘴那樣巧，哄得小姐信了，在秋日天寒跳入湖中，雖然下人已經很快救起，但還是著了涼，發燒好幾日，姑爺來看了一次。

讓郝嬾嬾說，姑爺根本就不該來，不來小姐就死心了，來了那麼一次，小姐以為尋死有用，所以在葉家的最後半年，十天半個月就要尋死一次，姑爺原本還會來看看，後來大概也明白是做戲，就不來了。

最後一次就是懸梁。

郝嬾嬾都不知道鞏娘子怎麼說服小姐同意的，總之小姐做了這件危險的事情，而且一度氣絕，郝嬾嬾當時一直覺得鞏娘子是受封太君支使，想辦法讓小姐從葉家消失，為了四個娃兒能平安長大著想，把狠毒嫡母趕出去是釜底抽薪的方法。

看著沒氣的小姐，郝嬾嬾很傷心，小姐是糊塗，但還是她從小奶大的小姐，雖然有點僭越，但郝嬾嬾是把小姐當成自己女兒疼的，看到她因為新婚之夜的一個錯誤，步步錯到丟了自己的命，才十八歲，怎能不讓人心痛。

所幸小姐活過來了，還想開了，雖然成了下堂妻，但京城下堂的女子多了去，下堂又怎麼了，讓她說啊，小姐就該趁年輕貌美時趕緊再嫁人生下孩子才是正經。

八月十八，九天玄女誕辰，可是好日子。

秋高氣爽，太陽舒服得不得了。

高和暢前生不信鬼神，穿越後相信了神佛，開始迷信起來，「賣衣服樣式」可是足以改變命運的大事，所以特意等了個好日子，九天玄女法力無邊，肯定能保佑她生意談得順順利利。

早上捻完香，讓春花秋月各抱著五卷畫軸，就上了跟喜來客棧租借的馬車。

去的地方她也早早打聽好了，城中的百善織坊。

百善織坊是百年老鋪，主人家姓褚，在東瑞國已經開了上百家分鋪，城中店是發家店，一直維持百年前的格局。

比起後來展店的鋪子，發家鋪當然不大，可卻是最受重視的，什麼好東西都先在城中店販售，京城的大戶小姐都知道，城中的百善織坊有最好的東西。

原主以前也愛在百善織坊買東西，可惜嫉妒心太強，惹得葉明通不喜，就算穿得再漂亮丈夫也不會多看一眼。

十八歲就死了，說起來是很可惜的。高和暢想，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走完這趟人生，才不枉老天爺給她的第二次機會。

馬車轆轤向前，過了莫約一個時辰，車伏停了下來。「高小姐，百善織坊到了。」

高和暢並不嬌貴，自己跳下了馬車，春花秋月抱著畫軸也連忙下來。

百善織坊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

秋日融融的太陽底下，暖風吹拂，高和暢看著那塊斑駁的百年招牌，心想，自己也要在古代創一番事業，庇佑子孫至百年。

想著想著，忍不住挺起胸膛，首先，要把畫軸賣出去才可以。

帶著春花秋月踏入了百善織坊，馬上有個胖娘子迎面而來，笑容滿面，「小姐要點什麼？我們剛剛進了一匹狐狸斗篷，可是秋天最肥美的季節打下來的，冬天穿肯定保暖，小姐要不要看一看？」

高和暢微笑，「我找掌櫃。」

胖娘子在百善織坊已經待了十幾年，知道什麼樣的人都會有，於是笑說：「那小姐等等，請問貴姓？」

「我姓高。」

胖娘子說了句稍候便往內堂去了，很快的領了個留著八字鬚的中年人出來，就見胖娘子對中年人比畫了一下，中年人點點頭。

「高小姐。」八字鬚的人走過來，主動自我介紹，「敝姓孫，是百善織坊現在的掌櫃，還不知道高小姐要相詢什麼事情？」

「我有幾張畫，想讓孫掌櫃看看。」

孫掌櫃不明所以，但生意人總是和氣為上，還是笑著說話，「高小姐誤會了，我們這裡是賣布料，成衣的地方，畫畫要往隔壁幾家，有個洪家畫鋪。」

高和暢心裡念了自己一句，是自己沒說清楚，「我畫了幾款衣服，想請孫掌櫃過目。」

孫掌櫃眉毛一挑，這他可見多了，一個月總有那麼幾個，但都很普通，那些設計出來的衣服他們的繡娘就能做，何必買圖。不過百善織坊是老店，家主說了要謙虛，反正看一幅畫也不需要多少時間，好歹自己親自過目，讓這位高小姐死心，也免得說他們百善織坊店大欺人。

孫掌櫃於是把高和暢引到櫃檯邊，「那敝人就在這裡看了。」

春花連忙遞過一卷。

孫掌櫃打開，原本只是抱持著「讓對方死心」的心態做做樣子，卻在捲軸攤開到底的瞬間忍不住咦了出來。

這是什麼？怎麼有衣裳這樣華麗？

領子居然能做成一重一重的，好特別，還有這種三層環繞的裙子，綴以荷葉邊，說不出的俏皮可愛。

顏色用的是藕荷衣裙，青蓮色腰帶，更顯得纖腰不盈一握。

孫掌櫃的眉毛一動一動的，這衣裳很適合大家閨秀穿著出席春宴，賞牡丹，賞十八學士什麼的，都很合適。

春暖時節，綠葉扶疏，花朵爭豔，穿著藕荷色最顯眼不過，既不同滿庭紅綠，又不會顯得突兀，妙啊！

高和暢生前跟無數電視金主打交道，自然看懂孫掌櫃的表情變化，知道這是有戲了，內心忍不住高興。

孫掌櫃抬起頭笑說：「這樣吧，我一張畫五兩收，買斷，高小姐可不能再拿這圖案給別家。」

高和暢想，她的漢唐知識可不只這些銀子啊，於是伸手把畫捲起，「五兩我不賣。」

孫掌櫃也知道是低了，但做生意本來就這樣，先給低價格，再給適當的價格，對方就能接受了，於是道：「那十兩吧。」

他本來的心理價位就是十兩。

「這樣吧，我把這卷畫軸留下，掌櫃的給主人家看一下，主人家要是願意跟我談，價錢再商量，如果主人家覺得不值得跟我談，那畫我也不取回了，當謝謝孫掌櫃白忙一場。」

孫掌櫃噎住，他快四十歲的人了，沒想到一個小姑娘說話這樣老練，於是道：「高小姐等等，我家大爺正好今日來看帳本，我拿進去給大爺看看，不過大爺一向挑剔，我不保證大爺會見高小姐。」

高和暢聞言喜道：「我明白，辛苦您啦。」

孫掌櫃拿著畫軸進內堂後，秋月立即說了，「小姐，萬一這孫掌櫃貪小便宜，沒把畫軸給主人家看，我們也不知道啊，這樣他就白白賺了一套衣裳呢。」

高和暢心情好，笑著跟秋月解釋，「百善織坊是老鋪子，發家店的掌櫃肯定是挑過又挑，不會這樣的，百善織坊要是貪小便宜，早沒人把衣服樣式送過來了。」

秋月不敢頂撞小姐，於是討好說：「小姐可真有本事，一張圖案畫兩天，孫掌櫃願意出十兩買，這樣下去郝嬾嬾也不用擔心了，她總煩惱小姐把錢花完，然後我們四人被趕去睡大街。」

秋月原本也跟郝嬾嬾一樣想法，待見到小姐一張畫可以賣十兩她還不賣時終於放心下來。

高和暢一陣好笑，「放心，我在一日，不會讓妳們睡街上的。」

很快的，孫掌櫃掀開珠簾出來，滿臉堆歡，「我家大爺請高小姐入內一敘。」

高和暢就知道，能代表褚家出來做事的一定有眼光，漢服這麼美，一張畫十兩實在太便宜了。

孫掌櫃在前面引路，穿過小小的內廊，然後是天井，中央種著一棵大樹，大概要三四人環抱才能圍住，百年前可能只是一株普通樹種，經過百年就成了成蔭大樹。二進的屋子前有這樣一棵大樹，夏天也不會熱。

孫掌櫃帶頭，踏入二進中央的大屋。

秋日天氣好，格扇沒關。

高和暢來之前自然多方打聽，將百善織坊的十八代祖宗都摸清楚了，現在褚家掌家的是褚老爺，主要掌管棉田、桑田、染坊等事物，每年會去江南兩三趟，至於布莊已經於兩年前全數交給嫡長子褚嘉言負責，褚嘉言今年二十歲。

褚嘉言十七歲時曾經要成親，但祖父卻突然過世，於是開始守孝，已經訂親的莊小姐不想過門就當守喪媳婦，不願熱孝成婚，於是雙方退回婚書，莊小姐很快的另嫁，褚嘉言就這樣耽擱下來，算算他年底就能出孝了。

褚家家規，除了嫡長一脈外，其餘三十歲須分家，分家銀看當家主母心意，給多了是情意，給少了是道理，總之不可埋怨。

褚太太膝下生有二十歲的褚嘉言，未婚，十八歲的褚嘉忠因為趁著熱孝期娶了大一歲的表姊，現在膝下已經有一個嫡子。

高和暢覺得古代商家教育孩子還是可以的，二十歲放在現代搞不好都還要爸媽接送上學，但是在古代已經負擔起家族事業。

褚嘉言雖然會投胎，但本事還是有，他兩年前接手布莊，這段日子以來已經擴店三家，算是很不錯的成績。

「大爺，高小姐請來了。」孫掌櫃給介紹，「高小姐，這是我們褚家現在的掌家大爺，什麼事情都能作主。」

高和暢就看到傳說中的褚嘉言從書桌後面走出來，她覺得自己好庸俗，但她就是眼前一亮。

以前因為工作關係看過無數明星，都沒現在這種感覺，她覺得這褚大爺周身有一種氛圍，玉樹臨風、文質彬彬……這些好像都不夠說明她現在的感覺。

他很不一樣，不只好看，還有一種氣度。

高和暢後悔沒有好好讀書，她現在找不出完美的形容詞來形容眼前的褚大爺，充分體會什麼叫做書到用時方恨少。

褚嘉言開口，表情溫和，「我看過高小姐的畫了，服裝款式確實奇妙，亦前所未見，我自問已經看過上萬畫軸，卻是沒看過這等服飾，敢問高小姐，這些設計叫什麼名字？」

這可是高和暢的老本行，對於做過古裝大戲的服裝指導來說，跟個沒見過漢服的

人說名稱，小事一椿，於是讓春花秋月把十張捲軸都打開，說了起來。

這叫三重衣，深衣，襦裙，束腰，大袖。

這圖案是花跟瓜組成，叫做瓜瓞綿綿。

葡萄，多子多孫。

佛手，意欲福手，象徵福氣。

一套一套解釋下來，所有的組成，圖案、顏色都有不同意思，說完十套已經過了兩刻鐘。

高和暢侃侃而談，態度自信、胸有丘壑的樣子神采奕奕——看在褚嘉言眼中，那是十分特別了。

東瑞國女性地位高，女商人不在少數，他也跟很多女子打過交道，但她們不是繼承夫業的無知小白花，就是繼承父業咄咄逼人的女商賈，她們不是想依附他就是想說服他，很少人能好好說話表達自己的想法，褚嘉言想，自己行商這幾年來，這高小姐好像是唯一一個單純表達自己想法，讓他決定接不接受的人。

他覺得這樣很好，男人女人沒有誰比較高尚，互相尊重就是了。

這十張衣服繪圖真的是上品，而且這高小姐似乎很懂得成衣，現在雖然是秋天，但衣服都是領先半年開始，一套衣裙要做十天半個月，現在要做的都是春天的款式，沒人等到春天才做，那樣一定來不及。

「不知道高小姐師承何派？」

「我師承異域畫師，她在高家住了十年，教會我許多東西，直到我十五歲她才回鄉。」

高和暢來之前已經想好說法，並且事先告知奶娘丫鬟們這樣說才好談生意，因此當她說出這話時旁邊的幾人都面色如常，而郝嬾嬾與兩丫鬟從來也沒覺得自家小姐會畫那麼厲害的圖很奇怪，只以為是大難不死後她開竅了，把心思全都用在掙錢上，而且還對這方面特別有天分。

褚嘉言臉上滿是惋惜，「實在太可惜了。」

高和暢連忙說：「不可惜，我師父已經將一身本事傳授給我，師父會的我都會，褚大爺見我老師跟我是一樣的。」

褚嘉言莞爾，「我聽孫掌櫃說了，以十兩買畫，高小姐不願，十兩確實低了，這樣吧，我出三十兩，以後高小姐有畫就拿來百善織坊，都以三十兩計價。」

高和暢知道三十兩已經是極好的價格，普通人家可以過上兩年日子，但這不是她想的，「我有個主意，褚大爺聽聽成不成？」

褚嘉言愛才，見這畫軸如獲至寶，自然對高和暢高看一眼，「高小姐請說。」

「我這十捲畫軸全數放在百善織坊，繡坊怎麼賣我不管，但我要淨利的至少十分之一，假設一款衣服淨賺兩百兩，那我就要二十兩，假設淨賺三百兩，那我要三十兩，不知道褚大爺可願意？」

褚嘉言一怔，這是想抽成來著，也不是不行，做生意不能只看人家抽的部分，也要看自己賣的部分，對方抽的越多，代表自己也賺得越多，不過他們做成衣款式，通常是買斷圖案，第一次有人跟他談抽成，十分少見。



他是嫡長嫡孫，從小被嚴格教育，很少人能這樣跟他討價還價，倒是覺得新鮮，「如此一來，賺賠都由我說了算，高小姐不怕我弄一本假帳糊弄妳？」

高和暢一聽就知道他是同意了，「百善織坊百年老鋪，自然是誠信為主，才能多年屹立不搖，褚大爺都同意了，我還怕什麼？」

這番話捧得恰到好處，褚嘉言微微一笑，當下定下合約。

簽字時才知道眼前的姑娘叫做高和暢，住在喜來客棧天字號房——雖然不住家裡有點奇怪，但他沒探人隱私的習慣，人生在世，總有不得已的時候，不需要對別人刨根究底，那是身為一個人基本的禮貌。

和暢，名字倒是不錯。

蘭亭集序云：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

甚好。

CrescentFamily